

從小，我和一心便是親密無間的知己，互相傾訴心事、一起上學放學，甚至約定了在長大後嫁給對方，可是升上同一所中學後，我與她就開始漸行漸遠，或是因為長大後的性格差異變得更明顯。我調皮搗蛋，她文靜乖巧，終究無法玩在一起；又或許是因為一心性格內向，不能在我與其他同學嬉戲時加入，相處時間變少，共同話題不多，自然漸漸疏遠。無論原因是什麼，也改變不了我們已從無話不談的知己，成為了現在稍有間隙的普通朋友。

「啊！我的錢包呢！」女同學的驚呼猶如一顆石頭，掉進了平靜的湖水，亦掉進了我平凡的生活，掀起波瀾。女同學焦急得快哭了，我看見她的樣子，毫不猶豫地幫忙尋找，從校門到課室，從地下到天台，甚至找到了男廁所，也看不見它的蹤影。這時，仍在課室尋找蛛絲馬跡的同學竟從我的抽屜裡找到了女同學的錢包，女同學忍著怒氣指著我說：「是你偷的！」旁邊有三兩同學卻認為這太過武斷，不應太早下定論，想勸女同學平復情緒再作打算。但女同學憤然又說：「你平時那麼不近人情，怎麼會突然幫我？肯定是作賊心虛，看藏不住才佯裝幫忙吧！」女同學斬釘截鐵的語氣讓同學們都遲疑了，他們竊竊私語的聲音鑽入腦海，讓我既委屈又急得說不出話來，只能重複：「不是我！不是我！」看著所有人或質疑或猶疑的樣子，我不禁用求救的眼神看向我的新「知己」們，期望他們能伸出援手。

但他們竟有的用懷疑眼神審視著我，有的如一般同學默不出聲，有的欲幫忙卻被其他朋友拉住。這就是所謂的知己嗎？失落、憤怒和屈辱交織成一張大網，籠罩在我的心上，使我感到窒息，眼淚不禁流了下來。突然，一心走到我身旁，伸手遞了一張紙巾給我，把手搭在我的肩上，堅定地說：「不是她。」我愣了愣，看著她，一心又說：「她早上和我在一起，沒有獨處過，她沒有時間偷錢包。」同學頓時議論紛紛，向着我們指指點點，在恍惚中，我仍記得早上我沒有和一心在一起，為什麼一心……

一心向我搖搖頭，使我不要聲張，我點頭，心中五味雜陳，在所有人都不信任我的時候，只有一心這個「前知己」願意幫助我，只有她，可我又是如何看待一心的呢？我視一心為可有可無的朋友，在一心無條件信任我時拋棄了她，與他人作樂，奉沒有真心相交的人為知己，我有真心地把一心當作知己嗎？我看著一心平靜的眼睛，儼然醍醐灌頂，心中滿是醒悟後的羞愧。

在吵鬧之中，丟失錢包的女同學突然漲紅了臉，走到我身旁，所有同學都看著她，她低下頭，小聲地說：「抱歉，我應該弄錯了……是我在轉堂上選修課時不小心把錢包落在了你的座位，對不

起！」同學們恍然大悟，像看了一場鬧劇般，紛紛伴隨鈴聲響起散去，只有一心再一次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對著我笑了笑才返回座位。時間流逝，很快就到了放學時分，我沒有在和我的假知己一同放學，反而追上了一心，在多年後再次踏上那條與一心走了無數次的歸家小徑，踏上我們修補後的友誼小橋。

一心看見了我，莞爾一笑，搶先說：「我知道你想說什麼，雖然我沒有證據得知你不是小偷，但我了解你的品性，我相信你，因為我們是知己。」知己，就是會無條件支持和信任你的人，他有「雖千萬人吾往矣」的決心，永遠站在你的身邊，不只是同喜同樂，更要同哀同悲，會雪中送炭，永不放棄你。一心是真正了解我的人，讓我知道了什麼是真正的知己，或許就是沒有血緣關係的親人，得此知音，夫復何求！

夕陽西下，兩個影子越走越近，直至緊貼在一起，她們將會是永遠的知己。

**評語：敘事暢達，情感真摯。**